

『生活對我來講，是從不輕鬆的，我必須爲一分錢而做一切艱苦工作。』

——傑克·倫敦——

如果說，一部小說能清晰地反映作者的意志與思想，並且與其實際的人生體驗相互印證的話，那麼「海狼」這部小說即能深刻地印出傑克·倫敦——這位二十世紀的美國作家一生思想的投影。他的筆鋒夾有一股如颶風似地強烈震撼氣息，粗獷的、野性的魅力不時地沖盪平寂的心胸，激情地流露出其堅韌不撓的意志，驚人、沛精力和生存的意念支持著文字的高潮，却也明顯地暴露了過分誇張的弱點。

「海狼」，這是其一九〇四年的作品，如同在「野性的呼聲」、「白牙」：等其他作品一般，他仍塑造了一超強的人物——海狼·辣仙，所不同的是以「人」代替了「狼」，但是很顯然地，他喜歡以「狼」作爲強者的象徵——在他臨死前一個月，與死神作最後的掙扎，還告訴他妻子說：「我希望妳能儘量叫我爲『狼』(wolf)」

「好！」故事是由一位不幸遭船難的文弱作家被救上這位海狼船長的幽靈號開始，接著是一連串的驚恐與適應，船上的人們正演出達爾文與史賓塞爾的劇本「強權就是公理，懦弱是一種錯誤；強壯是一件快樂的事，懦弱是一件遺憾的事。」他嚇壞了，爲了生存下去，却也只有屈居爲階下囚。這故事的前半段幾乎都在表達「海狼」的思想與作爲，假如仔細推敲，或者可以說是透露作者本身的意思，從下列一段文字裏可不難發現隱伏的

## 談「海狼」的思想背景



他其及景

「漢福，你曉得聖經裏農夫播種的故事嗎？有些種子落在石頭上，那裏土壤不夠。那些種子長得很快，因爲土層不深。當太陽照曬它們時，它們被燒焦了，它們死了，因爲它們沒有根。」

「那怎麼說呢？」我問

「怎樣？」他回答說：「我就是這樣的一粒種子。」

這段談話，可以從作者生平中得到解答，他生長在一個非常窮苦的家庭裏，二歲時因乏人照顧，每天要跟著姊姊上學，十六歲時上了船，高中僅讀了半年，考上了大學却沒辦法唸，隨後往阿拉斯加淘金去了……，他的一生皆在驚濤駭浪中經歷過，而且，他所接觸的又是文明中比較落後的一隅，目睹的是社會中較黑暗的一面。因之，其思想的偏差是可預期的，他要表白的是「生存的鬥爭」——一個人生長在毫無庇蔭的環境裏，就像長在貧

人亮·二醫

瘠土地的種子，爲了抵抗現實，只有殘忍地去做一切可能使自己凌駕別人的事。另一方面，又極力地控訴這個社會並沒有予以窮人翻身的機會，這種情形在「白牙」裏有一段：

「他是一個兇狠的人物，他的秉賦是良善的，可是社會却沒有給他任何教育。社會是殘酷的，這個人就是社會產物的一個顯著標本。他成了一匹野獸——一個人類的野獸……他奮鬥愈烈，社會給他的待遇也愈殘酷，殘酷的唯一結果只是教他變得兇兇……從童年住在舊金山貧民區的時候開始，他就受到了這樣的待遇。」

環境愈劣，體驗愈深，感受也愈強烈，他藉著「海狼」這個角色表達他坎坷的遭遇，以及他在黑暗中掙扎時所持的人生哲學；同時，雖然他提到了達爾文、史賓塞爾，而沒有尼采，但不僅在「海狼」裏，或在其他作品中，很明顯地都有一「超人」意味的人物出現，他的特徵是強壯、智慧和無情，統御了一切，視兇殘爲生存競爭之必然，當船上水手在互毆時，他——面不改色，他依然俯視下望，他似乎看著生命在蠕動，希望發現更多的事件，或一些能夠解釋生命蠕動的事情。」他認爲生命是動的，人生無常，唯有強者吞嚥弱者，才能保全氣力而生存著。這種觀點，可以解釋爲原始獸性的發揮，並盡量在擺脫現代文明所給予偽裝的外表，人的原始本性是潛伏著，但始終未變，在求生的鬥爭中，暴露了它的污穢面目。「海狼」的經歷，代表了作者早期艱苦的生活掙扎，他的思想影射著作者的人生體悟，而「海狼」的強壯也是作者引以爲豪之超人一等的適應能力。他崇拜野性，信仰鬪爭，這在他的另一部小說——「亞當之前」，曾做過如下的表示：

「——大牙，我的第二自我，並非真實的現代的我，可是，他對於我又是那樣真實，常使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生在什麼時代（洪荒時代？抑是廿世紀？）……廿世紀的我，無疑地是一個人，而原始的我——大牙，却不是人……二者之間，却又被我的雙重人格連成一氣……只有一件事是確知的，大牙的確將其全部生活的印象，烙印入他的子孫之一的大腦結構中，而且烙印得那麼深刻，世世代代都無法消除。」

這是作者對人類本性的一種幻想，足可解釋「海狼」的心理背景，他以爲：人類的一切行動，一旦脫去累贅的文明外衣？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始本質了。

早年的過度困苦，由一不尋常的病態中掙扎成長，沒有愛心，沒有溫暖，面對的只是冷酷的現實，而他在這樣困頓的境遇中，所以倖能生存，是由於原始求生本能發揮的極致，當然，其孕育的激烈思想，也就不無緣由了！

本書的後半段漸漸引爲以樊偉登爲中心，這個作家慢慢適應船上生活而爲船長所信任了。接著，出現了一個女人——這在他「男性化」的作品中是很不尋常的，而且，就整個故事氣氛而言，顯得不調和，至少，這種浪漫氣息來得太唐突了——他們倆由於志氣相投，又是同陷危難，故雙雙墮入情網，不過，「海狼」也喜歡起這個女人，於是他們計劃逃亡，趁著機會，成功地坐小艇漂流至一小島上。正當安居下來時，「海狼」又出現了，但這回情形改觀了，再不是以前強橫的「海狼」了，他瞎了眼，神情憔悴，衆叛親離，拖著一隻破船靠岸了。雖然在他們修船時，海狼不斷地加以破壞，但樊偉登並沒有殺死他，直到他自然地死去。就這兩位主角比較起來，海狼與樊偉登，前者是野蠻的，後者是文明的，前

者殘忍，後者倫理，整個故事，呈現二種勢力之消長，但依英文原名(The Sea wolf)及角色的突出性而言，他的思想是趨近於海狼的並指出現實與理想竟是如此矛盾！

故全盤而論，故事在敘述一個強者的巔峯與沒落，他的興昂得之於本身的堅強與殘忍的鬥爭能力，他掌握生命的火花，是個人的，而爲自己利益及生存作一切爭鬭，不是社會的，他無視於人與人間的和諧與容忍，強制執行，獨來獨往。但是他讀過書，懂得夢幻之樂，生命之理想，因此苦惱著，另一方面，他却吃過更多苦，嚐遍多少創痛，故不得不堅持「弱肉強食」的信仰。隨後，他終於不容於人群，被出賣，被拋棄，頹然倒下。——像傑克·倫敦的其他許多小說一樣，這一切隱伏著相同的令人憂鬱之影子——貧窮是否有罪？這個社會予以這些不幸人們的下場是否公平？

有弱，但「生存」的意念則不論貴賤貧富，人皆有之，爲了掙出絕望的深淵，爲了抵抗社會所給予之無情打擊，他必須武裝起來，而這個最佳武器往往是殘酷加上野蠻的精力，尤以在自由主義過分發達的美國，個人利益至上的原則下，貧富懸殊，一個出身低賤，機遇又不好的人，就很容易產生如此偏激的思想，增加社會的暴戾氣氛。傑克·倫敦把一切歸咎於社會環境使然，雖然最後他也說明了這種人是不合於社會要求的，但是，他的作品中有濃厚的「鬭爭」思想，無怪乎蘇聯當局刊印其全集出版，並譽之爲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當然，傑克·倫敦的思想是在一片暗淡，淒苦的背景下孕育的病態產物，其理論不夠健全，因之，也造成了他的作品中的矛盾，構築了像「海狼」這樣思想不夠圓熟的作品，它的後半部逐漸步入了尋常小說的所謂「團圓」地步，不能予以全書一貫思想，由這點可發覺他

對於本身思想的懷疑，甚至否定的趨勢。美國文學史上曾批評傑克·倫敦為思想最不成熟的作家，這可從他的作品中思想之強烈衝突得到答案——他處在二十世紀初，正是資本主義得勢，勞工階級被剝削最厲害的時期，故「超人」和「求生鬭爭」為其思想的二大主流，他想成為反映當代社會的作家，但是如「海狼」這部作品却又表現了他舉棋不定的腳步。而長篇小說的要求必須作家能有成熟、完整的思想，庶幾能自造境界，予以情、智的昇華，他在這方面却未能完全成功。



希，動蠕在命生着看乎似他  
些一或，件事的多更現發望  
。西東的動蠕命生釋解夠能



儘管如此，但是其筆墨中所透露出來的那綿延不絕的生命力，對於一個信心喪失的老大民族而言，無疑是有一番提醒作用的；並且，從其『超人』的描繪中，可捕捉西方思想界的一群魅影——偏狹的優越主義，它的影響何止是武力殖民，文化殖民更令人擔憂不已——

百年來中國的傳統思想，受來自西方的強有力嚴重挑戰，並且逐一崩潰，自信全失以至於幾乎到達盲目崇拜的地步，但唯一可痛惜的是：「本末倒置，不求根本精神的改變，只圖敷衍裝飾。」我們缺乏西方人那種冒險超越的精神，安於現狀，殊不知國際舞台的變幻是如此殘酷——「不是我吃了你，就是你吞掉我。」假使我們不堅強起來，遲早會遭無情的吞噬。理想固是重要，但現實中的困難更得面對它，克服它！楊子在「歸來」一文中寫道：「華盛頓的一片『北京』之聲，火奴魯魯機場的一片『日本語』，意味了什麼歷史發展法則呢？……但是，祖國，我的母親呵，我們能向您報喜不報憂，以博取您的歡心嗎？」，道義，在國際場合上是以武力作為後盾的，和平不會由一項君子協定中得來，正如許多條約皆在槍尖下寫成般——你要趕上，要超越，握緊生命的泉源，不讓它在安閒中渡過！

看看西方，自黑格爾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哲學」，達爾文、史賓賽的進化論，以至於尼采的「超人哲學」，他們這種以自我中心的白人優越感，時時挑起侵略的勾當，希特勒的例子即是一端。他們挾著龐大的軍經勢力向外擴張，直到現在，他們在經濟、文化上的侵略更是明顯，尤以在文化方面，對於在政治上思想上尚未獨立以前的國家，首當其害，因為在本身未有足夠的判定力之前，盲目接受而不加以消鎔於固有環境背景，漸漸地就被關於鐵籠裏，成為西洋文化的殖民地了，這也是西人的「超人」思想所造成的，他們樂意看到如此結果，但我們實不能不加以警惕呀！在這個西方浪潮充滿頹放、灰色、悲觀的時代裏，不能傻傻地被捲走——「海狼」有一次嘲笑作家的夢幻：

「我彷彿正在看著一個人，而他喝醉了酒，也希望我跟著他一起醉了！」

憧憬是美的，但先得把握現實的存在，你必須重拾對自己生命的信心，重拾對國家民族的信心，才能衝破現實的暗牆。有一天，白人將被我們超越，方格字將代替爬蛇字，耀眼的光芒只有在東方才會出現的。